

新戲曲叢書
第五種

七夕淚

安瀾著



中南文聯籌委會編

上海雜誌出版社

中南文聯籌委會編

新戲曲叢書

七夕淚

安瀾著

上海雜誌出版社

原名：上海雜誌公司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一九五〇年十月第一版
一九五一年七月第二版

上海印 3001—6000

七夕淚

•新戲曲叢書•

著者 安 瀾
編輯者 中南文聯籌委會
出版者 上雜出版社

上海寧波路655號
漢口交通路 38號
長沙府正街 48號

印刷者 中和印刷廠

編號.507 B.159 P.128 32K

七夕淚

人物：田半坡 大地主、惡霸，年四十多歲。全王

周克耘 年廿五六歲，先是中農，後爲地主壓迫變爲貧農。

謝紡勤 克耘妻，年廿五六歲，貌美。

周黃氏 寡婦，年卅二歲，地主姑娘，淫蕩。

張法先 克耘舅，年五十多歲。

常松 田半坡的狗腿，年廿餘歲。

衛強 田半坡家教師，年卅多歲。

周小瑞 克耘女，年七歲。

周可兒 克耘子，年兩歲。

胡用北 土訟棍，年四十多歲。

打手甲、乙、丙、丁。十道。

佃戶甲、乙、丙。

農夫甲、乙、丙、丁。

農婦甲、乙、丙、丁。

第一場

【田半坡上。

田（白）野有千頃地，家存萬石糧。俺田如虎，祖上刻薄成家，弄了無數田地，我又是地方上的紳士，東敲西詐，重利盤剝，又添了田地無數。外人送我一個外號叫田半坡，這半坡豈能滿足我的心願？恨不得天下的田地，都變成俺的，方稱我心願。家中妻妾數人，外面又與周寡婦搭上皮絀；這周寡婦本是城內周大戶之女，在家做閨女的時候，就給俺私通，俺倆人打的甚是火熱，只是他的兄弟周克耘，有點礙手礙眼；有他在家，出入不便，再說他那幾塊和我挨邊的田地，也弄不到手。昨夜想出一計，暗奪他的家財，我不免與周寡婦商議商議。（下）

第二場

【周黃氏上。】

黃 (白) 卅二歲老妖精，四個男人都死清。我周黃氏，娘家本是大戶人家，廣有家財；我周黃氏十八歲嫁人，連死了三個，最後因爲年紀大了，沒法子了，只好嫁了周家。嫁到周家，不到一年又死了。卅二歲死了四個男人，算起來合三年半一個，這不算多，心想再嫁一個，可是還沒找到，因爲人家都怕我，不敢要我了。幸虧勾上本地一個紳士，名田半坡，論他的地有幾百頃，論勢力獨霸一方，說幾句話像下小霧露雨一般。話雖如此，外面不能不顧，這樣暗中來往，總有點不便；還有我那兄弟舖口，礙手礙眼，不免等田員外來了，商量一個對付他們的辦法。(坐下)

田 (上唱) 田半坡生來是財迷，

誰的東西都是我的。

如外有個小毛病，

見了女人就要欺。

(白)老黃開門。

黃 (白)外面何人叩門？

田 (白)連我的聲音也不知道嗎？

黃 (白)哦，是大爺來了，待我開門。(開門介)大爺今天是什麼風把你吹得來了？

田 (白)不是東風，也不是西風，是一股擰勁子風。

黃 (白)大爺在家，事事如意，那裏還把我放在心上。

田 (白)大爺一時一刻也沒有忘掉你，就是事情太多，顧及不到。以後常來，把以前欠你的補起來就是。

黃 (白)我看大爺還是少來的好。

田 (白)怎麼少來？我想多來，當家住哩！

黃 (白)還是少來的好。

田（白）怎樣呀？

黃（白）你沒看見我那兄弟倆口子礙手礙眼，萬一被他闖見，還有我活的命嗎？

田（白）我當什麼大事，原來是這屁談的小事，把他趕出家去，不就算完了嗎？

黃（白）怎樣趕法呢？

田（白）這還不容易嗎？你和他鬧分家，就說田地是你置的。

黃（白）他願意嗎？

田（白）我在外候着，等你鬧起來了，我進來給他一個大帽子壓頭，諒他不敢不聽。你

看好是不好？

黃（白）好計，好計！事不宜遲，大爺就先請回，依計而行！

田（白）那我就去了。（下）

黃（唱）周黃氏毒計記心懷，

我把他倆口子巧安排，

周克耘你給我快滾出屋，

瑞家媽給我爬出來。

(白)克耘，瑞家媽，你給我滾出來吧！

【謝紡勤、周克耘上。】

謝 (白)來了。

周 (唱)周克耘我正在牛房除糞，

謝 (唱)謝氏女我正在織布殷勤；

周 (唱)也不知那黃氏喚我何事？

謝 (唱)也不知咱嫂嫂有何話云？

(白)丈夫不知嫂嫂喚咱何事？

周 (白)不會有什麼好事。

謝 (白)我看咱那嫂嫂終日怒容滿面，總想找事，你我前去，須要多加小心。

周 (白)管他的，文來文答，武來武對。

謝 (白)少惹是非，小心才是。見過嫂嫂。(克耘在傍不理介)

黃 (白) 你的禮少用點，有正事商量。兄弟你坐下，瑞家媽也坐下。

謝 (白) 不知嫂嫂喚俺前來何事？

黃 (白) 有何事呀？我不講出來，諒你也知道，你聽了：

(唱) 我周黃氏把話云，

(白) 叫聲兄弟記聽在心，

(白) 自從死了你兄長，

(白) 裏外操家沒有人。

(白) 到不如分家兩下過，

(白) 你也少操我的心。

謝 (唱) 聽說嫂嫂要把家分，

(白) 謝紡勤頭上走真魂，

(白) 莫非是我紡勤得罪你？

黃 (白) 不會，咱們妯娌好像一個人樣。

謝 (白) 還是小瑞嘔了你嗎？

黃 (白) 也不是。

謝 (唱) 這不是來那不是，

你兄弟年輕嫂嫂要開恩。

(白) 丈夫過來，還不給嫂嫂陪禮。

周 (白) 我又沒有得罪他，陪什麼禮？分就分，只要分得公平。

黃 (白) 分家。周克耘，可是你說的呀！

周 (白) 分明是你先說的，怎麼是我說的？

黃 (白) 你先說的，你先說的！

謝 (白) 誰先說也罷，家是不能分的，常言說：一把柴火好燒。

周 (白) 我把你這個潑婦！

黃 (白) 我是潑婦，我今天給你拚了！(拉周拚介)

謝 (白) 嫂嫂不要跟他一樣。(黃推謝倒地，謝哭，黃罵)

【張法先上。】

張（唱）清晨起來去趕集，

順路去看外甥去。

外甥家中鬧吵吵，

待我進去問端底。（進門介）

周謝（同白）舅父，你老人家來了？

張（白）又鬧什麼啦？

周（白）叫她說。

黃（哭白）嗟呀，我的天哪！我的短命早死的人哪！你只顧一死，叫我落在人家手下受罪呀！

張（白）大外甥媳婦不要哭，有話說出來，大家商量。

黃（白）舅父不知道，自你大外甥死後，他倆口欺侮我寡婦人家，終天比鷄罵犬，指桑罵槐，逼得我一點過頭也沒有，我也再不能給他們一塊過活了。

張（白）哦，我明白了，什麼是不能過，想分家就是，那也好。二外甥你的意思呢？

周（白）分就分，只要分得公平。像這樣鬧法，可是真有點過不下去。

張（白）二外甥媳婦你也說說你的意思。

謝（白）公婆下世，哥哥亡故，家庭如此不幸，我還有什麼話講。

張（白）既然如此，二外甥你說有多少田，多少糧食，幾頭牛？

周（白）糧食七石，二石五斗田，兩頭牛，房屋三棟。

張（白）大外甥媳婦，你兄弟說的對嗎？

黃（白）對。

張（白）這就好分：糧食二一添作五，牲口一家一個。你們看分得公平不公平？

周（白）舅父分得公平。

黃（白）不公平，不公平。

張（白）依你說怎樣才算公平？

黃（白）依我說糧食給他一石，五斗山坡田，牛給他一頭，房子不給他，這才算公平。

張 (白) 這太不公平吧？

黃 (白) 這樣才算公平。你沒想想，東西又不是俺公婆留的，是俺倆口子置的，連克耘媳婦都是我們娶來的。再說他又年青力壯，出得力；我是一個寡婦，在娘家好日子過慣了，不多要點東西能行嗎？

周 (白) 東西分明是爹娘遺留的，怎麼變成你置的了？我娶親已八九年，你才來二年，怎麼娶親也是你要的？

張 (白) 大外甥媳婦，你兄弟說的不錯，東西是你爹娘留的，那是你置的？

黃 (白) 我置的，我置的！誰要說不是我置的，我就跟他拚！你仗着舅父勢力，來壓迫我，我是不怕的！不怕的！

張 (白) 大外甥媳婦說那裏話，都是一家的人，我又偏向那個？

黃 (白) 你偏向，你偏向！就是你偏向！對咱沒有人的人，你一肚子的壞心眼，好心眼一點沒有，壞心眼比鬍子還多，我扯你的鬍子！（扯鬍介）

張 (白) 哎喲！鬍子都扯掉了！

周

(唱)見潑婦欺舅父，

咬牙大罵無有老沒有少，

作事太差舉拳頭，

我這裏來將你打！

張

(白)哎喲！鬚子都扯掉了！

黃

(唱)我頭頂着老王八，

叫他沒法。

周

(白)唉呀！氣死我也！

謝

(白)放手，把舅父拉壞了！

張

(白)這潑婦，我，我，我……管不了，我走我的吧！

周

(白)送舅父。

張

(白)不要送，惹她不起，忍耐些吧。哎！真狠，我回去了。(下)

謝

(白)丈夫，你看這母老虎，不講理，常言道：好男不吃分家飯，好女不穿陪嫁衣。

還是讓她吧！

周（白）一點都不讓，爹娘遺留下來的東西，一人一份。

黃（白）周克耘，你可不講理了吧！

周（白）也不知誰不講理！

黃（白）不照我的辦，我跟你鬧上天去！

周（白）鬧到地下去，也是不讓你的。

【田半坡上。】

田（唱）周家鬧了這半天，

牆外頭站的我兩腿酸。

聽着周寡婦事難辦，

進門去給他幫幫言。（進門介）

（白）鬧什麼呢，弄得四鄰都不安。

黃（白）家業是我置的，現在他要與我平半分。大爺你看這太不公平了吧？